# 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錫無文　訂

怨慕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是解怨字之惑却重重照顧慕字非是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前是說怨人少節是說慕也　管云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歉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乎親其心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已所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不

得乎親而思慕終疑於怨天怨親矣。　正含父母之不我愛意但須渾融說。　我竭力耕田四句言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欠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引咎負慝此大舜一生怨慕的真心事此處正對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形容之高中玄云四句正所謂怨也孝子意補在虛處此於而已矣何哉字面非不有會但怨慕正意無歸實處今定從舊說　慨竭力耕田句則知舜往于田是瞍逐之也瞍亦罔君應有田祿而辱子遠耕入爲妻傲子之讒耳舜所以

號泣也。 原旨云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 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議故括憂以替怨字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還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 曰五十而慕見他已前可動的境界都歷過了此時不動又無可動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或以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爲疑曰此未知大道爲公之世也三代以前天子多從農中遴出苟得其人在彼猶在此也何人我之有背天下而遷之遷平陽乎抑建舜都乎曰非遷都之謂也猶言將舉天下而禪之也書詞四岳揚舜之日瞍已底豫矣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何也曰此以四岳視之舜之心不爾也舜視嚚傲有一分之未格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也此只舜知之他人不知也大抵舊章上第不獨答章蒙多據理不暇推敲之詞卽孟子亦多形容擬議之旨不如是不足以窮事理以極致而見聖賢之用心讀者不可以

詞害意也。

娶妻章

按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則舜尚二女之時瞽瞍亦允若而象亦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即不告而娶亦未必非後人臆度之譚也。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耳。真西山云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講錄云、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

告之瞽瞍定有違言瞍一有違言舜決不敢就而堯亦難於强舜矣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舜之告與不告瞍之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亦可見矣舜雖見得廢人倫以懟父母太故告爲輕使無堯之君命臨之則舜亦不敢聽之不告堯知瞍之必不從告又知舜之必不忍違瞍故不明言其所以只以君法行之使瞍與舜皆若非舜之所得主而不得不然者二聖眞所謂人倫之至

正唯未嘗不知其敍而憂喜一聽之弟憂喜一聽之弟而又非僞所以爲聖人之用情使其間稍有一念之萌卽術也卽欲不入

於僞不能矣　或問象曰鬱陶思君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只此轉非聖人不能洪覺山云舜未嘗動一念更何用轉　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而他日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使不得暴民聖人之順應曲當如此故曰察於人倫

殺舜章

王元美云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已雖疏無誅也況親其弟乎書曰瞽瞍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修匹夫之悌於弟也　疑問補云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弟

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不藏不宿而唯知親愛。此聖人之所謂友于也。彼外假怡怡之名。而小嫌介意。伉結而不可解者。不知獨何心也。　又云。論放象說到豈得暴彼民哉。可謂兩全無害矣。又雖然一轉。說舜欲常常而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是謂獨得聖人之心。　疑問云。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是使象不得暴虐其民。亦是愛親之深而慮之遠。使得保全。終享其茅土也。陽明象祠記亦有是論。　初問云。常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使之常見政事禮法。忠孝誠敬。則自有熏陶轉移處耳。聖人即是親之愛

之中自有許多節文如此

此章亦有二疑焉或疑瞽瞍即惑後妻愛少子何至有聖子而欲殺之金履祥曰史記虞氏自幕以上皆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虞固有土之君也瞍或老悖欲廢嫡立幼而象亦思以弟奪宗故造殺謀理或然也又疑舜都蒲坂有庳今隸湖廣又廣西有象祠皆非中土也欲常常而見之者固如此乎金仁山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舜欲封弟必不忍奪以與之亦視九州閒田以封之耳雜書載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亦在道州九疑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有

庫之事乎。

咸丘蒙章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世遂倡說臣堯臣父。即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辨臣堯說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辨臣父說到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義正詞嚴。顯是爲戰國人心重闢一宇宙。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

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依舊說孟子亦非正解古語。有說作因其誤引之意而反

詩之似好蓋大段意重子雖盛德無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即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正破其容有蹙之謬耳

堯以天下章

小心齋劄記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删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洗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此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特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

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博個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旣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那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

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旁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闢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眞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許多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疑問補云以天下與歸之天而天與終歸之民與是議論有根據處

彼無德及民而躇奸天位者自不得以堯舜藉口矣南河陽城之避有意歟無意歟何異莽丕之讓九錫哉楊用修王元美駁之矣箕山更無謂蘇子由譏其不度德何辭也焦弱侯云舜禹之避嫌於逼堯之子而俟其遷也非輕天下而惟恐其不去也益非避天下也三年喪畢政歸於啓滿盛而不可居也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宣王賢而共和去類也非不可聽而不快然也或謂三聖皆以避卜人心屬則歸而君之不屬則歸而相之大道爲公之世不必有末世之嫌也理或然歟抑孟子形容與賢與子

之天。不嫌鋪張其說耶。南河陽城箕山。何太確然也。
安得不鈌疑也。

傳子章

原旨云、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爲主。自此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以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 高中玄云、天下與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

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　王弇州云與子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禹之道即堯舜之道啟能繼禹之道便是堯舜之淵源不亡故可以有天下敬字亦重禹繼堯舜之道全在敬　講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命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與朱均是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啟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啟益之命也　匹夫四條連絡說見得匹夫而有天下必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又須繼世之君如桀紂

之不肖。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薦。不免爲仲尼。即有其薦矣。而繼世不如桀紂。亦不免爲伊尹周公。三人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斷以趙岐說爲正。林隨泉有辨。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固矣。亦當論其世焉。三代以前。大道爲公。田野間有一人德堪爲帝者。即挈天下而歸之。非以爲尊崇逸樂之具也。故許由善卷之徒。去之若將浼焉。以天下之不足慕也。降至有夏風氣日開。即非若後世之天下而已。非復唐虞矣。觀夫子贊禹曰。卑宮室惡衣服。若天下已向於華而

禹以儉維之亦異乎茅茨土階相忘於無言之日矣人情無欲不爭有欲則必爭雖聖人亦無如世變何也故官天下必衆聖斯舉家天下則中材可由善乎子由之言曰使有臣如禹者吾知禹必不以天下授之矣以啓足以有天下故也故傳賢之不得不變而傳子也非聖人意也勢也孟子論繼世之君而推至於桀紂見及此矣獨其從天下起念而非從一家起念則所以善承天而非如後世之私天下者耳然則謂繼天下爲德衰則不可謂非世衰亦不可

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伊尹精神已足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最重從前是聖之任學問從後是聖之任事功　在畎畝則道在畎畝在君民則道在君民若加一毫意念便不是樂便不是易地則皆然的學問　疑問云非其義也兩段敘得極妙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決不肯一毫苟且而肯以割烹進身乎　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是一直說話、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　一說此節是有所不為伐夏救民是大有為如此又是兩截非義非

道而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則是義是道者當如何伐夏救民不過是義是道中之一事耳伊尹原不曾驚天動地　始囂囂既幡然謂試湯之誠意非也又謂涵養既大出處自不可輕此亦非也又一說尹在莘野既度世又度湯又度已度數已明知一出便須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亦徘徊顧惜而不遽忍既而當其責之不容諉也故幡然就之極爲可聽然有一說嘗考尹五就湯五就桀初意原欲以忠湯者忠桀道聞醉人去不善而就善之歌乃輸誠告桀曰亡有日矣桀拒之曰日亡吾亡尹乃復歸於亳桀是時尚

能起九夷之師。尹猶勸湯貢桀。九夷之師不起。始從湯伐桀。放之南巢。由此言之。謂尹莘野中。即有放君之意無是理也。觀孟子於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下方接故就湯而說之。語自分曉。然則如何夏雲渠云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非實有是語也蓋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較諸說長。　輔氏云。非予覺之而誰也蓋既明明德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不容已者。　自耕莘至救民。敘述伊尹心事已盡枉

已二節。又抽出議論以證要君之誣。要湯句。是借他語反掉之詞。末引書見他正天下如此。豈辱身要湯如彼。

戰國處士橫議。其敢於誣聖賢。不待言。然史載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趙良曰穆公舉奚牛口之下。要湯自鬻。或出好事之口。割烹食牛。似果有之。孟子一切抹殺。以大節目辨其誣。其義何居。蓋戰國之士節賤極矣。鑽穴踰墻。無不可爲。復藉口迂身行道之案。若曰古之聖賢豪傑。猶然。何况末世。章之述人言未必無諷心焉。孟子則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人

賤行而始進不以正者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能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而併以史傳爲不足信也

孔子章

癰疽瘠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不比過宋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辨自明　聖人之所知者禮義而已然進禮退義而得不得正未可知則命也於此萌一毫徼命之念而增損吾之禮義以從之便是無義無命也可見聖人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也禮義之已盡

又不妄言造命也此是義命合一南子可見公山弗肸可應召則不主癰疽瘠環似不足爲孔子深辨孟子自言孟子不與王驩言的學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下惠之可也推其旨亦與辨伊尹百里奚同意

百里奚章

虞人也節是敘事下節是議論原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卽此知幾說他知衰知與決知食牛干主之汙又自此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議論都從虛處起却

說得的然有據

伯夷章

上四節是敘五節是斷觀加一孟子曰自見仕止久速是孔子之時處所以時不在焉照三子看自見得初問云此處若不見得聖心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沈的人但常人不由事勢上迫而後動是心有所陷溺而然意念迥别耳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得盡其一德之中否朱子云既云偏則不得爲中矣問既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非中

之謂也　集大成二節是一直意總是聖之時直恁難說故譬之樂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非上是比聖之全下是比聖之所以全也　疑問云二節只是一意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四句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四句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巳七八分了而較未爽快因復舉聖智二

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個正鵠完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强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者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以運於先。卽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至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爲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聖由於智。○此說論理。未嘗不是。但孟子語氣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知。由聖知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

旨則末節不得力耳 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音可名故曰大成 初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兩個條理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 朱子云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東西高下不能彀中在紅心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之大成畢竟

那清是聖之清、那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不過如此。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鄒東廓云、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所以可爲小成而不可爲大成、可以得至而不可得中耳。

嘗登之云、人有聖於乾元者、此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之聖人、孟子則以爲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聖不可知、非聖於乾元而何、人有聖於坤元者、此孔子所

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之仁人孟子即以爲大而化之之聖人也大而能化非聖於坤元而何以至譬力以中譬巧見得時中之至聖與天相通全從智體巧妙中來也蓋亦窺到神境即是智境聖而不可知之處即是智仁合體天下一人之歸元處而竊疑孟子之學未到此又云巧力二譬皆合於乾九三之傳文傳文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幾非巧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義非力乎然而至之終之之間尚有幾微在夫子其中乾元之的而力亦至者乎孟子與夷尹惠三子其中坤元之的而力各至者乎曰然則孔

子發皆中的乎。曰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寧有不中之的。倘亦有未至時否。曰小子不知也。乾元之的易中而難至。爲其立於先天之上不落識田。故坤元之的難中而易至。爲其立於後天之中不離方寸。故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時命中之的。寧有一矢不向乾元中心者。而猶望有窮神知化之聖的在。故曰聖則我不能。以是知孔子上達乾元之力。猶未敢自信其已至也。的的皆至乾元。必也從心以往乎。學至坤元之的。則與至乾元思過半矣。又云然則夫子上達乾元堂室在何年。曰難言哉。孔子

聖由天縱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智似遜於堯之如神則生知之量猶未滿故曰好古敏以求之亦可譬善射者之優於力而微憾於巧也當十五志學時則巧機動而力亦隨之是特已全具聖體胸中無分毫淼汗天下一人萬古一息是其本來性天也特聖力未充耳一進而立再進而不惑力漸充矣聖力充則智巧愈充至於五十而知天命則運巧而力不運之始也漸到耳順從心上達乾元而巧力俱泯之無用則可以再造坤元矣○先生屢伸乾元坤元之說以乾元無首坤元有首也用九之極是曰知化育

之至誠。用六之極是曰贊化育之至誠。故以中庸至誠至聖二條。爲孔子從心以後境界其文甚多不能載。

北宮錡章

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己而去籍唯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奸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卽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内外相取大小相維

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

又云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略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　又云天子一位君一位提起看一位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也君一位君字兼天子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言　又云天子之卿節亦見有尊天子而重王畿意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者卿視之亦三

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内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中士下士不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又云卿以上三國等不同者。以上之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寢薄。苟又爲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末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又云耕者之所獲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封建自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五十里七十里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天子者矣井田下奉上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文武強幹弱枝之良法而漸成壓大於股之陋風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雖然使天子無失其柄諸侯即欲去其籍而不能故論世者亦交譏焉 按孟子所言果是略耳周禮雖後出而

其制獨詳儒者又以傳自劉歆且引孟子其詳不可得聞之語以攷之遂不得等於漢儒之王制不亦固乎

問友章

不挾至晉平公亦可以止矣孟子何以豫少之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其德必眞有貴德之實而後可非僅忘巳之勢而已也故由三人之不挾推而進之必如堯之友舜乃爲眞友德者耳友德從不挾生來而不挾便當不得友德 然終於此而已矣是總一章轉頭話不專少平公也 遂爲賓主只是略上下而

交際往來便是。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之說。此初降爲汭未納百揆時事也。

交際章

萬章見孟子不辭宋薛七十五十之餽。於齊雖不受祿。而頻受其賜。竊疑其不當如是。不知孟子全爲事道計。故引孔子以證之　或疑孟子之遊齊梁的是孔子以有道易無道心事。但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一針。論至事道獵較亦精析矣。猶疑孔所委蛇者一時之風俗。孟所委蛇者一身之藩籬。將無說歟。曰時不同也。孟子之時竊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其下

士之意非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賓臣節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爲接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爲兆。孟以交際爲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辭萬鍾。其介未嘗稍貶。則事道之意愈明矣。章亦知孟子是事道者。尚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觀其問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歟。意可想見。孟子則以欲事道則交際自不可却。孔子便是左證。管云。章問諸侯之取民猶禦。而孟子言比今諸侯。或誅或教爲詰詞。義俱重。何爲其然也。蓋問者答者皆不

指加賦之小苛上爲職國諸侯之猶禦如晉楚二大國則併人國而田之如齊梁韓趙四中國則壞君土而國之此王法之所當誅者而士君子居其國未免受其餽故充類而有此辭也　舊說先簿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五句只重示可行而不爲悖悖意不重决去意愚謂即說不行而後决去亦正事道本肯不必拘拘見行可亦只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舊說際可於衛靈公養於衛孝正是孔子當日之交際挽足前意愚意只閒閒說孔子委曲事道如此則交際之不當却明矣蓋此章

原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融會大意自得之。

一說商受十四字非衍也。夏云、言三代一法。並無異、說。至今猶爲嚴憲。如之何其受之。管云、殷受夏周受殷。亦以戰伐得之。近於殺越。唯其當於道義所不辭也。故於今爲烈。若貨從禦得。則傷義甚矣。如之何其受之。

仕非爲貧章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爲貧也。便見仕以行道也。卽爲貧仕。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關擊柝極矣。

然亦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爲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俱。即卑貧猶然。況高位乎。彼位卑而不免於罪者。正以不行道而高言於位外耳。若夫立人本朝。夫孰得而罪之。而乃尸曠而道不行。可耻孰甚焉。正應仕非爲貧句。兩曰字。與言高言字相照。其不言高處正是行道處。

士之不託章

客卿可爲而祿不可受。祿不可受而餽常不却。此其義之精析在毫釐間。故不得不問。士不敢比於托

國之諸侯。而又不安於爲臣。顯是以其身夷於編民。而亢其道於賓師之列。故君而誑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賓師我也。亟餽則摽之。孟子將朝王。以召而止。即是此理。

孟子說悅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養。又直說到堯之尊養舜。意殊淒婉。可想久於齊非我志也的心事。

管云。余始讀子思之言而疑其無是事。既以老萊諷諫事君一事參之。而信其有是理也。觴一濫遂爲子夏之徒。田子方途遇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驕人。○按老萊問子思何以事君。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曰。子性不可順也。又以齒剛舌柔規之。子思曰。吾不能舌。故不能事君。即其爲臣之不肯爲舌。則未爲臣之不憚爲齒

可知也。講錄云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發之不暴處、古者受則延使於內、不受則出於外、標使非逐去之謂也。此訓詁調停之說、還以前論爲正　孟子舉堯之養舜畎畝、爲王公尊賢之準、亦就戰國之諸侯論也、蓋是時七雄之僞節招士、氣亦日養而高、子思孟子乃得抗賓師體面於其間、使其道尊而展布易、亦不得已救一時之策也、若非羈國之諸侯、自當別論、設舉而加諸上位、卽微五典納百揆之位也、若說祿位亦位、則士以天下爲覬矣。

不見諸侯章

前面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後面云大義路也禮門也通章以二字作骨即子思之不以友滿繆公虞人之不以皮冠應景公亦只是守此禮義耳

講錄云多聞以下五節總是反覆以明不往召見之意非是上二節言君不以召士虞人三節言士不可以召見也　繆公以友得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况士而可往召乎此文字善挑剔處　原吉云君子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求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事事皆在上面行耳夫是不往見而往役之義不

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人人共由共出入却認曲徑邪竇作門路者多唯君子能由是而不舍出入是而不離耳而肯應非禮非義之召乎 由字出入字從路字門字生來亦却有意禮義之細微曲折最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回蕩於此而不出其腔子意如下文孔子應召亦是由義出入禮處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是禮義孔子當事有官職則以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一鄉章

疑問補云首段語氣雖平照下段看來似本如是其爲志故如是其爲友耳倘不以一鄉自足則必進之一國矣倘不以一國自足則必進之天下矣此以友天下之善爲未足又進而論之古人也須如此看一說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友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等句泛就人之有善者說非我做一鄉之善士方去友一鄉之善士云云也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乎　知人論世不在誦讀外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論世而我

之世。卽古人之世矣。故曰尚友。

問卿章

疑問云段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自欺未盡。不可質諸鬼神。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要去觀微箕比干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是樣子。 又云、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亦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意。 管東溟云、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驗其善養浩然之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

足用爲善。

卷十五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杞柳章

管子測義云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朱子以荀子性惡之說論杞柳以楊子善惡混之說論湍水此亦充類至義之盡而非告子之性宗也告子之性宗千變萬化不出生之謂性一句不獨告子逃此

何不得。即孟子以性善標宗。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何嘗離得此句。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之認生處別耳。

又云朱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確。理即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鑿於思慮者爲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爲杞柳。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惟桮棬。初但以義屬桮棬。纔亦兼仁說。而曰以仁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何也。告子見得仁上惟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爲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而世附會於朱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視告子太淺矣

湍水章

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湍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不能自主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說者須知告子總理前說亦與或人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自不相濫

孟子就東西中指出上下二字告子便動不得

生之章

生之謂性告子亦未嘗不是與是見得儱侗了不能

折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便無可解　南軒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亦云生之謂性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不是也所以言非也　淮海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為性生則人物之所同理則人物之所異若知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　嘗云孟子兩詰而兩然之孟子非不知告子之不肯求諸心也欲引之辨人人獸性之幾希處耳故直指而詰之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可謂中告子食色是性一

語之頂門針矣

管云、此章爲告子論性之源頭、與孟子論人與禽獸幾希之大致、纔入辨端而不合、卽止、不但孟子之意未盡、而告子之意亦未盡也、彼此皆若相持而不肯相下者、注以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一筆勾之、鹵甚矣、○按管子以論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故論孟子之性善、必原始、必反終、而以分犬牛人性而二之、爲不足以服告子、遂以此章爲未了之案、不知孟之性善、雖可以原始而通之天命之初、亦可以反終而極

於易惡至中之後但其提性善宗旨則亦是於人物有生之後而即會於兩儀未判之先觀其言曰乃若其情云云可見即告子所謂生亦指人生之後而言故曰食色性也亦初未嘗說到犬牛與人同有是本來之生性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西來以後語告子時尚未有也又云周元公大程夫子而降罕透此宗亦未必然朱子嘗言之矣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大不同

食色章

從先維俗議云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

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義豈能勝悅色之性性介善惡之閒似是確論何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　測義云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夫子性相近

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敲推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熏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其說不可易

愚謂告子本以仁義爲皆非性之所有

故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不待安排所謂生之謂性其本旨也既聞孟子犬牛人性之錘故就其所謂生者而體味之覺食而甘之色而悅之此甘之悅之情亦是愛之根於中而不可已者故曰仁內也非外也若義則斷是外也非內也其所謂仁不獨非仁民愛物統體之仁卽所謂親親之愛與食色一揆者亦非告子立言之旨但言食色則親親亦自不能外耳弟其發論似不在是管云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卽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論極是

告子所謂仁亦只說得愛耳愛是情不是性若

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中庸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既內矣即欲以義爲外不能矣　告子認食色是性者故白馬白人即以色析之嗜炙即以食通之

行吾敬章

仁義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因告子分了內外故孟子歷歷辨義之非外然內外之名立而議論愈多矣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儘說得內外合

性有善章

三說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所謂善直遡之天命之

性。如何開口故不得不以情與才驗之。曰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曰則可以為善則不可以為不善矣。曰乃所謂善。乃所謂無不善也。質言云、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俱是就源頭處說來。總是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宗旨。其實理落於氣。亦有品倫不同。夫子所謂相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但其源頭處。只有個善無不可為善耳。

性情才俱就一時言。若稍分漸次便不能不轉展於三說之窠臼矣。疑問云、惻隱之心。十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

文。朱子云、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正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畧發動後便遏折了。

疑問云、物則則字妙。極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爲常也。故下一彝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

又云、孟子初只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恆性。併性

善源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嫡傳乃有此論　陽明云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瞽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爲無弊耳從先維俗議云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爲染汚

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故也。孟子之性善。但可以論上智。而難以論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齊已發。而不可以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不可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其正者。性善之論也。測義云、性善固自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性善性

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窮性情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互發處。即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爲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合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

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亞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溷其性。言性可以

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雖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彊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已。蓋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彊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

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個無極之眞而已。將當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言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含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豈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稱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稱其善惡皆性之案。亦稱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之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或疑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雖對意之有善有惡者言。然心之體卽性也。不幾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濫乎。管子曰。告子認識神爲性。陽明無善無惡則眞如也。非識神也。謂淸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色也。今爲添一蛇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者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卽有淑慝也。善惡旣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

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即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奧矣。

一說、崑山夏雲渠云。乃若其情。解者率謂性隱而情顯。故觀情可以驗性。不思公都子是歷歷舉個顯迹以相質難。非疑性之杳微而難明也。孟子安得如此答他。且人之情若籠統許他必善。則自堯舜文武而外。皆有所說不通矣。況欲以桀紂幽厲乎。世皆感

於朱子。莫有覺其非者。不可以不辨。　此情字不是泛指人情。謂只就不善人觀。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以爲善者在。卽此幾微之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觀下文緊承之曰若夫爲不善云云。意自明白。　若夫節緊覆上意。一正一反之辭。非兩項語也。但上節以人之意向言。故曰情。此以人之作爲言。自應摶而曰才。俗說因此便謂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之善。謬甚。　四句人皆有之。皆就分數少的一邊說。　好是懿德。到底是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蓋公都子所問三說。皆擧古人之不善人以證性之有不

善。孟子豈容籠統答他。亦豈容以㶑詞壓他。其曰可以爲善。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云云者。皆就不善而窺其幾微之善端以驗其天也。若泛應之曰人之情無有不善。人之才無有不善。則世皆堯舜文武微子比干乃可。其如瞍象桀紂幽厲何。欲以折三說而服其心難矣。朱子既欠剖明而後。來說者展轉加謬殊失孟子本意。

富歲章

疑問云、通章根上論性來總是發才之不殊便了。楚麥節不是明性之同。楚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

能熟者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亦由於陷溺其心而然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人同此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無不同就含下必悅理義之意故龍子以下挑剔出個心之同來見得聖人亦與我同只爭得一個先字耳故理義之悅我心不是說其悅之同是形容個同然的不期然而然之妙見人心本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陷溺使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前說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極喫緊首節說降才之殊下文同嗜同聽同美同然俱在作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三句的注疏　管云、孟子形容心害最警切前日外鑠鑠者以火銷金之名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今日陷溺陷溺者以水沒人之名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玩之玩之　原有云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何與彼凡同類者相應說易牙師曠是影出個聖人來　徐巖泉

云、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方悅也口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方悅也天機之妙不待安排故不曰心之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心。

牛山章

陳潛室云、孟子說平旦一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通章須識此意。牛羊不又從而牧之萌蘖之生日充日長矣牿之不反覆平旦之氣日淸日明矣、二節俱重下半段、

陽明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閒有事

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朱子云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裏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

又云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雖近溪云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禽獸正照上與人相近之人字看

苟得其養節只空空說此是文章軟處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末節不得力矣

講錄云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不可不養非是贊心之妙

朱子云、操則存四句。狀人心是個難把捉的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存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亡矣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又云、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又云、人心緣境。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這便是出入無時。所謂入者非是此心既出而復是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困知記云、操舍之爲言猶俗言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撕此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 居

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歛不放。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歛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體察必精。若守着一個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自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旣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

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爲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不。因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自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的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觀此條

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

不智章

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況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　兩句總是說王之疎君子而褻小人是一意　萌即上章非謂萌蘗之生之萌字

魚我所欲章

通章總是反覆挑出人人必有之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層層翻弄真一捆一條痕一掌一把血　首

節生亦我所欲半段。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槪也者二字可見 徐云、生死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舍生取義較重輕不得。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三節是反覆發明良心之必然取義却埋過義字說。愈覺警醒。 孟子說是心人皆有之。恐人不信故又指出簞豆一節與入看與以孺子入井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意。 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孟

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嘑蹴之時方見得　萬鍾於我何加焉語氣至此一頓前言爲嘑蹴而不受得生失死之簞豆則今日之萬鍾非爲生死可知意者求之吾身之外爲宮室之美與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如此方於鄉爲六何有情亦見其受萬鍾眞不可解處　此之謂失其本心正與賢者能勿喪耳相應

仁人心章

此章專是教人求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個心　朱子云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

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又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時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放非專馳騖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時學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矣張子厚猶有定性不能不動之疑而況後學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意圓妙任後人說學問所以求放心說求放心即是學問理未嘗不在

無名之指章

管云此章近戲言而孟子發之有深意益發人一點好勝之我心易而爲羞惡之真心也下章同旨疑問云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桐梓章

所以二字極有味　所以養身即在養桐梓見出日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且旦而伐之非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不必作兩層說

兼所愛章

通章是教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其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甚言養小之必欲害大以見小之必不可養

鈞是人也章

姚承菴云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已矣一邊就心之官則思說到此爲大人而已矣是兩開答心被耳目引去豈不是從其小體耳目聽令於心豈不是從其

大體。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已矣自見。物交物先立乎其大者。下若接一個則字。俱極有力。

因知記云、心之官則思。皆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勝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絶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

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士賢云、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强制。則釋氏之悟空。　朱子云、謂之立者卓然豎起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管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百世心學之源也。三教聖人立教之關鍵盡在此矣。孟子沒後。覷破此真消息者甚鮮。儒重存思之思。禪玄俱重不思之思。而思與不思之間。實有竅妙。悟則得。不悟則不得也。總不逃於孔子咸九四之爻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子洞明斯旨。故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聖人雖無不通不過充滿此心無思之量耳究竟只是當人本來之心故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近儒又染空宗之見曰三界惟心此心天亦不能無我乃生天生地之本此亦不錯但在佛口則爲妙覺眞詮在宗徒則爲合頭狂說何者天下未有不入坤元之乾元亦未有不了坤學之乾學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殷戒於憧憧之思者心官職正存思資非絕四亟懲孔子不食不寢之思而早從事於忘食忘憂之學學雖成章後逆其逆乾元未穩也已悟性善源頭者猶然而況今之儒

或泥於義學。或染於禪學。心猶未得其職、而浪言光大乎其大得乎

天爵章

三代盛時士濡太學之教。鄉舉里選。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戰國之世。太學雖廢。而鄉里之選舉猶存。故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降此則唯知人爵而求其要之者。亦不可得矣。

今人之修天爵。已非古人之修矣。然天爵修而人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亾。即為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修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詞。講錄云、

人有要之心。卽有棄之心。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之本固已亾。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又已亾。故曰亦終必亾　一說、亦終必亾亦指天爵說。若說人爵必亾。則後世之不修天爵而人爵不亾者亦多矣。不知此章是孟子委曲爲要人爵一流人計畫之詞正見天爵不可不修耳

欲貴章

疑問云、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上。加所以二字大有意味。　又云、吾儕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爲榮云云者就世之

慕膏梁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仁之勝不仁章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二句一趕說　亦終必亾言一杯之仁亦併亾　管云此章若從人心體上說極細然味孟子語意不爲梁惠王移民移粟上發則爲齊宣王一暴十寒上說○大全陳氏蔡虛齋俱主此說

五穀章

刪正云此不是取荑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徒恃其種之美甘爲他道之有成注非本旨　夏雲渠

云孟子只說爲仁不熟歸於無用不必添出個他道以比荑稗也且出於仁便是不仁孰爲他道　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益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眞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管子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方是穀種若子襄之傳大勇於曾子雖從弘毅任穀種來而一失便成養勇之士去黝舍不遠矣孟子硏幾及此精矣哉

羿之章

此章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　管云亦可想見孟學全守孔矩

任人章

愚謂此章亦是論性何以明之孟子以禮爲四德之一正指人心中天然之規矩言之即性也告子有食色性也之論任人荅習聞而得其饟者曰不以禮食不親迎則人欲是性而天理非性矣孟子亦不與深論只就其言析之見論物者當從平處察情不當從偏處起論然何以欲食而不敢紾兄之臂何以欲色而不敢摟其處子巳直說到民之秉夷有物有則去處 告子之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時言此正與親親仁也同時並現者故曰性也曰仁内

也或人則以事應之緩急言之落於後天矣告子之指亦不如是然其說卻是告子影響來

曹交章

夏雲渠云此章集註大舛曹交蓋一時有志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朱子都認作罪過他的說話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藹然一段歆慕聖人慚吝自家意思又說他以形體求聖人假館受業又謂求道不篤則要他如何子歸而求之有條師便看做不容他受業不如在曹交則宜請留在孟子則自宜少遜避道理自合如此如朱子解不特看壞了曹交併孟子亦非

以道理誨人。只發得一場喔氣耳。原言人皆可以以爲堯舜。重在一爲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下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與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二求字俱是此爲字。陸象山云。聖人教人只是日用上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捷是如此。尹和靖云。孝弟之道。非堯舜不能盡。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大聖人不能

盡。鄒東廓云、子歸而求有餘師此正指點他爲堯舜之精處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詔告而後知哉心之靈明爲嚴然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之可爲堯舜背之不免爲桀跖自欺自慊由已而由人乎哉○以上諸說俱是論理如此耳其實當日引誘曹交語氣大是直捷輕省葢人果有爲堯舜之心自然有許多精察許多力行如魚入水冷煖自知終不能說我是堯舜便就是堯舜了道雖一以貫之聖賢論當體與論工夫自是兩樣

小弁章

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怨固不是。有必不可不怨的不怨亦不是。孟子論到愈疏不可磯處。眞非致曲盡性者不能。　疑問云、愈疏言親方疏我。而我復不以爲意。故曰愈疏。　刪註云、孟子前言舜怨慕而此單言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註中增出怨字非是。舜至五十已無怨矣。

宋牼章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以一服八。則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未嘗不言

利也但其言自有主腦耳故曰蕭無問其詳願聞其指孟子以仁義爲指者也宋牼以利爲指者也所指如此功效隨之所謂王伯之分公私之路也　疑問云懷字極重懷是懷抱之懷拳拳於此而不失之意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下得極妙

居鄉章

疑問云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爲其不成享也非釋書詞書詞只好如此明白了此句正答爲其爲相與一句觀兩爲其字自見或問屋廬子

在不成享三字。屋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備于之不成享。極善發明。○此說亦當第從舊說於末節氣似不破耳。

先名實章

此章分三段看。一段以進不成爲人。退不成自爲。識孟子之去齊。孟子說君子惟其心之無愧。不必其跡之同。二段以賢之無益於人國。譏孟子。即不去齊。名實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只是其國不能用。三段譏當世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只是非庸人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講。　講錄云、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　初問云、膰肉不至便行。孔子似無含蓄矣。此之謂微罪。以膰肉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皆孔子委婉深意存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爲去就也。孟子之仕齊去齊亦然。　舊說以不致膰爲君相之微罪。亦不妨。微對顯言。　夏雲渠云孟子之去齊。亦必有微意。其

事蓋有類於孔子之去魯者而不可明言故但於孔子而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然但以彊詞勝人。以口勝而不以道勝。何足爲孟子。　終不顯出以解髡之三譏。亦宛然孔氏家法。

五霸章

疑問云、此章之旨。却爲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　又云、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發其罪。講錄云、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王法自是如此。而五伯犯之。故曰三王之罪人也。　疑問云、王

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講錄云、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着。顛倒重天子上。蔡虛齋云、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　士翼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文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原旨云、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

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長君之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之惡者曰小耳。語意與善戰者服上刑節同。 纂問云犯五禁處。即是惡。 輔氏云。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孱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愼子章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即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爲道。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

可亦是於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我明告子以下至況殺人而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之意而又掉應轉俠民來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末以君子事君之則言之而說至志於仁而後已又文章之結殺處也　講錄云天下事論個利害尤須論個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刪正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菽粟意於慢語中此文字妙處　貨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何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處

内裹無富彊之念。外面自無與兵殃民之事。所謂當道志於仁也。

今之為臣者章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為君等語。是此章提技能口中說話。自以為取天下之秘密。全在於此。不知如此富彊是毒藥猛獸。即與天下不能一朝居。秦始皇二世可鑒已。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言外見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不然未有能一朝居者也。

二十章

白圭之王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

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長。與闢許行章同意。

治水章

水之道也一何極妙。水原以海為歸。禹惟循其道而以四海為壑耳。若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為壑。則與逆行之洚水無異矣。洚水。禹之所治。而白圭以治水成之。又自詫以為愈於禹。不亦陋乎。

不亮章

此章有四說。朱子以亮與諒同。作好字面看。即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疑問云。亮與諒不同。此亮字是明亮之亮。心體上見得明白。然後可固執而不渝。

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若作亮字解則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非好字面矣　張橫渠云惡字去聲讀言君子之爲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李湘洲云君子不爲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　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按此說兼有朱子疑問之意解亮字殊精

好善章

袁七澤云好善與彊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彊知多聞必沾沾自喜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講錄云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

說。疑問云距字下得極妙非是我去距人人自遠去而不就也

去就章

陳子云古之君子如何則仕亦傷當時之不可仕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　袁了凡云此是泛論君子之去就朱子因與孔子之事相類故引以爲證不可粗定孔子身上說　末節不言去者因饑餓不能去耳稍能免死便卽去矣玩亦字而已矣字自見

舜發章

原旨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發者齊自己。舉者拔自人。　疑問云、天將節必先與所以二字相應。天之意只在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自見。　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蓋之然如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絶。然皆有收斂縝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

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穫。諧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刪正云。孟子常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摩智愈通也。 貢受軒云。昔不能堪者。今能堪之。昔不能耐者。今能耐之。昔不能不動者。今能不動。皆所謂增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二節。只是反覆申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 末節生死。是論道理如此。

其實憂患不皆生惟知憂患者能生耳安樂亦不皆死惟耽安樂者乃死耳若泥定說則纖體之君公侯之裔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死哉。

多術章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入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亦術矣。故曰教亦多術。不屑是多術中之一術。

四書說叢卷十六終